讀通鑑綱目條記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二

武進李述來紹仔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丞相范雎免

集覽　商君云云　吳起云云

按商君吳起事郎見首卷刺刺注之不解所謂

質實　周公姬姓文王之子世居岐山

按世居岐山册乃不典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目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愼行此六術五權

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

按有功如幸下荀子有敬謀無曠五句今刪去
之則下文恭敬無曠句無着矣

集覽 欲伍以參伍參錯雜也錯雜于敵中而盡
知其事

按此是荀子楊倞注非也參伍是較計之意韓
子曰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

正誤 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謂將若有罪寧可
殺之不可使處不完之地

按荀子原文將有所不受于主者三則集覽之
解不誤正誤太鹵莽矣
五十五年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目　弟魏壻也
按通鑑衛懷君朝于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
弟是爲元君分注太畧
莊襄王元年燕伐齊拔聊城
集覽　老子與兮若冬涉川按狐聽冰而此云與
兮冬涉川則與定是狐類

以與爲狐類大資㗐噱

正誤　富貴而詘于人詘與屈同勢相傾軋也

按仲連之意但訶不屈于人耳集覽引儒行充詘爲解不誤正之轉誤

二年秦王薨

目　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葢皆不尋之所爲也

安得此莫須有之言

書法　秦王楚也秦自書薨以來未有不名者其

不名杜與楚何疑也不韋欲政之王久矣而二王之享國皆不永以是爲可疑然則趙王丹楚王悍亦不名何也六國之事因多畧之矣

按諸薨不書名者考異以爲闕漏甚當劉氏以爲疑詞是窺丙作踏也繼又以爲畧之則仍不能自堅其說

三年秦伐魏

質實　管古邑名春秋時屬晉

按管在京縣東北當屬鄭

秦王政三年秦大飢

考異　提要漏秦字

按通鑑以秦紀年于三年下書大飢不合有秦字非漏也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目　以數十人委之

按數十人何足以餌十餘萬衆史記作數千人是也通鑑作數十人字誤也綱目仍之失檢

集覽　自五原郡北九里地名造陽

按九下脫百字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集覽　壽陵徐廣曰在常山郡本趙邑

按胡注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

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

楚遷于壽春

質實　許春秋時屬晉

按春秋之初鄭入許其後許爲楚所遷未嘗屬

晉

九年秦伐魏取垣蒲

集覽　垣蒲索隱曰垣即魏之長垣縣屬河南蒲是長垣之蒲鄉今蒲城是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按匡城古長垣魏世家作垣蒲陽注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南四十五里按此所引注不知何人之文史記正義無此也通鑑胡注引此作括地志

據實　垣古邑名秦漢爲垣縣地宋改垣曲本朝因之古邑名晉之蒲城也漢爲蒲子縣唐改蒲縣

今屬隰州 稍節本文

按秦之取河東久矣以此爲垣而蒲子者皆非也集覽前引索隱甚當復引魏世家注則失之

又索隱此注見春申君傳原文云此蒲在衞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相近首蓋牛首垣卽長垣非河東之垣也垣蒲在河北衍在河南集覽誤刪衍字而以爲垣屬河南踈舛甚矣

又戰國策韓侈爲秦王進齊宋之兵至首垣又趙肅侯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水經注曰首垣

秦更爲長垣索隱分首爲牛首亦誤　又春秋之蒲城有二晉公子重耳居蒲城此河東之蒲卽蒲子也齊衛胥命于蒲孔子去陳至蒲衛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此衛之蒲卽蒲陽也此蒲魏世家作蒲陽後漢初光武敗銅馬于館陶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諸賊從東南來與銅馬合光武與戰于蒲陽悉破降之卽此是已此尤足証蒲陽之非蒲子　胡注于此亦誤以爲河東之蒲坂

秦伐魏取衍氏

集覽　衍氏地志闕

按史記正義衍氏在鄭州今鄭州北三十里

廿一年趙伐燕取貍陽

集覽　正義曰燕無貍陽當是漁陽

按胡注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貍竊意貍

即貍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

十九年楚王冀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考證　殺當作弑

書法　綱目之法君殺叔姪兄弟爭國非下犯上書殺而已矣
按朱子凡例則考証之說是也書法非下犯上四字無理如元魏馮后顯祖之事雖其主母亦不得免弑君之名何有于庶兄
始皇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書法　不書德例之也
按此用通鑑原文耳非朱子例之又三十七年書上會稽立石頌德矣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

集覽　碣石門晉太康地記樂浪郡遂城縣有碣石山秦築長城起于此

按秦皇所游乃承平之碣石非樂浪也

三十七年胡亥襲位

書法　若曰襲而取之云耳

按此亦是因通鑑之文不屬書法

二世元年楚遣諸將徇趙魏

目　君毋以爲秦所置吏誅殺

按通鑑原文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
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按備
事必如此乃盡君必欲其省何不并此何删之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集覽　林國房君漢書音義曰房君姓蔡名賜索
隱曰爵于房邑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
按引音義索隱是已更引正義則賢房子國何
以知是房君邑牽合無謂

楚人劉邦起兵于沛

目　讙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

按二字衍文

秦廢衛君角爲庶人

集覽　角音覺或音鹿非衛世家索隱述賛司徒受封梓材有作衛祚日衰失于君角則角音覺明矣

按角古音祿詩麟趾行露邑郡諸篇可見集覽又引索隱述賛以角與作韻定爲音覺亦非作在藥韻非覺韻也

二年章邯擊魏

正誤　臨濟當作臨淄

按史記正作臨濟臨淄是齊都時章邯未至齊

地

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

集覽　諸侯將諸侯及諸將

按此謂諸侯之將如齊將田都燕將臧荼是也

鉅鹿之戰無諸侯在者

漢王元年沛公入咸陽

集覽　縞素爲資爾雅曰縞皓也注縞繒之精白者素無采飾也晉灼曰資藉也欲令沛公反秦奢侈服儉素以爲藉也

按禮縞冠素紕國策天下縞素漢書爲義帝發喪縞素東嚮皆謂有喪之服此縞素爲藉猶云弔民也集覽解殊贅

立吳芮爲衡山王

集覽　邾江夏邑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東南百二十里春秋邾國也楚滅邾遷其人于淮南因

以名縣

按春秋之邾今邾縣是淮南又非衡山封境必

有錯誤

二年漢王率五諸侯伐楚

集覽 槃水可奉讀曰捧槃水注見漢文帝六年

彼注云盤水加劍顏師古曰凡殺牲以盤水取頸

血故示若此

按胡氏謂盤水可奉而志雖持猶禮云執玉捧

盈耳何至引盤水加劍

漢王至滎陽

目　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按漢軍復大振下有又戰京索間漢敗楚一節

不可刪

又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

目　遂擊虜豹

按木罌缶渡軍事似亦不宜刪

四年漢王復取成臯

集覽　汜水正義曰汜敷劍反括地志云漢高郎

位壇在曹州濟陰界張晏氾水在濟陰取其氾愛宏大而潤下索隱曰氾音似張晏謂在濟陰蓋在濟水之陰非彼濟陰郡也臣瓚曰今成皋城東氾水是也氾水源出洛州氾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

按自臣瓚曰以下當在此處正義曰至非彼濟陰郡也當移于五年即位于氾水之陽下　又按曹州即漢定陶爲濟陰郡治索隱乃以爲非濟陰郡曲說不可解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

集覽　城陽地理志濟陰郡南有泰山城陽按南字泰山字當是誤衍城漢書本作成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故城古郕伯國索隱曰郕亦作成周武王封弟季載于成其後代遷城之陽故名城陽

質實　城陽古莒子國之地漢置城陽國于此在今莒州

按質實之說是也是時齊王廣將入海故韓信東追之無緣轉西至曹濮也　又武王弟叔處

封鄘季載封冉亦作聃以季載為封鄘亦誤　又

（鄘國杜預注云在東平剛武縣西南有鄘鄉今汶上縣境）此以為在濮州恐未可據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帝西都關中

集覽　諸侯安定今關中諸侯各安分守各定封疆

按此通言天下無事不專指關中

又　河渭漕輓天下言此二水行乎關外足供漕

按此言都關中則天下漕運自河入渭可達於

郗也渭水在關內不在關外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目　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

按通鑑原文依史記有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及帝詔衛尉酈商一節今分注刪去則烹人之兄數語欠周悉矣

十年以周昌爲趙相

集覽　東綺夏角四姓也角字從兩點下用

按角本音祿說文角從獸形兩點下用不復成

字唐李濟翁資暇錄甪音祿今誤讀爲角而甪里先生之音甪者輒改作用則益謬矣　又綺里甪里是里名東園是所居之地不得以東等爲姓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

目　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代過辭信　此字趙當誤　云云

按通鑑序此于十年陳豨監趙代兵之下此卽以爲舍人弟上變告信謀反之辭蓋通鑑疑信

之謀反爲實綱目則以信之謀反爲誣也核其

情事當是綱目得之

書法　信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信之反帝激之

也

按朱子所書之意以爲信無謀反事呂后陷之

耳以爲諱之大失朱子之意

梁王越廢徙蜀

書法　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爲罪之權不足也

不知何者爲權

帝有疾

目　顧獨與一宦者枕

按史記通鑑枕皆作絕此枕字當傳寫之訛

淮南王反帝自將擊之

考異　此與韓王信餘寇及陳豨例同據後書誅

布則此擊字亦當作討

書法　不書討而書擊布有功于漢因事自疑漢

亦有以致之故書法如此

按攷異是也書法曲說

孝惠皇帝四年三月帝冠

書法　于是帝生十五年矣

按漢書惠帝紀注臣瓚曰帝年十四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通鑑注同則是年帝二十二矣

書法之云未知何據

七年太后臨朝稱制

目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　不書名他人子也　又高后元年書法曰

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

按史記呂后紀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　又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　又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　按如史所載少帝是惠帝後宮美人子特殺其母而令張后養之非取

他人子以爲惠帝子也其後大臣陰謀謂少帝及三王非眞孝惠子此少帝又指少帝宏非指此少帝惠帝崩後所立後宮子爲諸王容或呂后取他人子名之太子之立則在惠帝時呂后豈預知惠帝之不永而急爲此邪又疑諸大臣陰謀是欲盡剪除呂后所置故爲此誣衊亦未可知分注失考遂令書法發明夢隴一晌又少帝不名乃是史失其名朱子因之耳

呂后二年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

考異　提要弟作子據漢書當從提要

按章是悼惠王子哀王襄弟悼惠已薨于孝惠

六年則此自宜書弟

八年誅產祿及諸呂

目　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輿載

集覽　從輿載就謁者同車共載

按史記及通鑑皆作從與載欲因其節信入長

樂宮故從謁者與共載也輿與字訛

孝文皇帝元年遣陸賈使南越

集覽　師古曰服嶺服謂荒服之外嶺謂五嶺之南

按漢書注蘇林曰服嶺山嶺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顏說非是

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集覽　潁陰侯騎賈山騎潁陰侯之騎郎也

按騎謂是侯家騎從耳安得云騎郎

三年以張釋之爲廷尉

集覽　欲以覸其能覸官喚反示也欲以其口對

之能顯示于人使人觀之

按文意是文帝欲觀其能而嗇夫口對無窮耳

史省句法如此此比毋多集覽所解曲而無當

五年除盜鑄令

集覽 吏急而壹之謂郡縣各執一法難使歸壹

按壹之猶齊之耳此本不須注注之乃轉不可

解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集覽 卒逢霧露病死言緘封于輜車之内如霧

霧之遮蔽不睹天日之光明因而暴死也

按逢霧露猶云蒙犯霜露耳以轀車爲霧露遂

字又作何解

以買誼爲梁王太傅

集覽　樊酈絳灌鄲酈食其

按此指酈商非食其

又　白冠氂纓喪服用氂爲纓以飾冠也氂是犛

牛之尾

按古者纓以固冠非以爲飾喪冠或繩纓或布

纓未聞有以氂者

十一年匈奴寇狄道

集覽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故可射疏及遠然戟有鉤叉不可射

按射疏指勁弩及遠指長戟不必如仲馮說

十二年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

集覽 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昌孕反舉也今俗所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

按如說甚明稱是相等之意猶云子本相侔耳

既云取即是舉錢矣不當復訓稱爲舉也

又　奇羸殘餘物也奇音羈

按操奇羸猶言奇貨可居也不當作殘餘解

十五年始郊見五帝

書法　天一而已而曰五帝非古也

按五帝見周禮不得云非古下云作渭陽五帝

廟乃譏耳

後七年夏六月帝崩

集覽　大功小功本紀功作紅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也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爲字女功惟在于絲故以糸工爲字

按此皆曲說紅之爲功猶公之爲訟容之爲頌古字省諧聲通用耳

讀通鑑綱目條記卷三

武進李述來紹仔

孝景皇帝元年以張歐爲廷尉

集覽　名家在太史公云云

此有譌脫

三年七國反

目　閩東越亦發兵從

集覽　韋昭曰閩東越之別名也

史記東越傳漢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孝惠三

年立搖爲東海王世俗號爲東甌王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又吳王濞傳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按此則東越指東甌分注中閩字誤贅集覽引韋昭說則更誤以東越爲閩越矣

集覽　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按此武庫當在洛陽涉說亞夫出武關抵洛陽何緣轉至未央宮吳桓將軍亦云西據洛陽武

庫

綱　越人誅濞

按當書東越以有兩越也

集覽　度淮風俗通云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

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云云

按濞度淮當在今潁霍間而東南至丹徒集覽

無端敘淮源百餘字不知與渡淮何涉

四年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盧江王賜爲衡山王

目　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

集覽　盧江秦爲合肥縣漢立廬江國

按漢廬江爲今廬州安慶境不知何以得邊越胡氏曰漢初廬江國在江南今池州九江饒信當是其地後移于江北班志所載非漢初故地也按此亦無可據証　又漢廬江郡治舒今舒城縣是合肥于漢屬九江郡非廬江也

中三年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目　宮車晏駕用梁王爲繼帝號曰諾

按此所載乃褚少孫補傳通鑑刪節未得其當

此分注尤多違舛詳錄褚傳于後以正之　梁
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于太
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
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景帝
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
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
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帝曰于公何如皆對
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

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
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
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
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
后白之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
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盎等以宋宣
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
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
鑑剛之曰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

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夫太后微旨在殷道親親周道尊尊二語安車大駕太后自謂也以梁王爲寄猶公羊傳云以重耳爲寄乃寄托常語也今删去殷道親親二語則下文訪諸大臣者所訪何語乎分注改安車大駕爲宮車晏駕又改寄爲繼似直截矣然于情事則非太后方微其詞以覘帝意何敢竟斥言之要之此事褚先生所記或亦未免附會不如

從漢書畧之爲是

後元年地震

目　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

按通鑑地震上庸震二十二日壞城垣蓋震者

非一地獨上庸震二十二日爲甚耳分注失之

孝武皇帝建元六年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

集覽　歐泄泄戈制反亦吐也

按泄是𥜊非吐

三年帝始爲微行

集覽　柏谷塢名

質實　柏谷塢在河南府永寧縣劉宋袁湛隨武帝至洛陽屯于此

按是時武帝微行何得遠至永寧水經注河水逕湖城北又東合柏谷水注曰柏谷水出宏農縣石隄山北逕柏谷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漢武帝微行夜至柏谷是也在今閿鄉縣西南

元光五年發卒治鴈門險阻

集覽　劉貢父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

按漢書注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冦顏說是也

河間王德來朝

目　司馬公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

按通鑑無此語

通西南夷置犍爲郡

集覽　夜郎荀況曰犍爲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趾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州本夜郎國

按既在瀘州南即不在湖南當從正義

質實　通靈關在雅州盧山縣西北六十里舊名靈關今名臨關

按通靈關道通字是虛字

匈奴寇上谷

目　李廣軍敗爲胡所得云云

按分注于李廣被圍令士持滿毋發及霍去病

迎渾邪王事概從芟除而乃詳載此等昧大小

之分矣

元朔元年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

集覽　五鼎食牛羊豕魚麋

按禮五鼎無所謂麋者

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

集覽　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若季路仇牧云云

按叨叨數十言而與所解全無交涉

三年以張湯爲廷尉

集覽　重足而立謂累重其足跡不敢亂行

按重足而立言無所措足也集覽迂曲

五年削淮南二縣

集覽　安斥免之正義曰言屏斥免其郎中令官

欲令後人不敢效

按史記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嘗被爲郎

中郎屬郎中令故令郎中令斥免嘗被非免郎

中令也

質實 淮南漢之國名治江都縣尋改爲吳國

按漢初吳王濞治江都後景帝子非爲江都王

武帝子胥爲廣陵王淮南自治壽春不治江都

也吳亦非淮南所改

六年詔民得買爵贖罪

日 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

按史記原文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千餘萬金諸

買武功爵官首者句試補吏先除句千夫如五

大夫句 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級也武功爵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戾庶長十一軍衛位稍高故得試爲吏先除用也千夫武功爵第七五大夫二十爵第九也二十爵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言千夫爵秩比于五大夫顏師古漢書注曰五大夫二十爵之第九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爵之第七也亦得

免役今則先除爲吏如五大夫也按顏說非是如其所說則官首者三字當作何解顏蓋以下除千夫五大夫爲吏故傍爲此說不知此是初立法故令官首即可補吏且與先除以誘之至其後則民但買復而不願補吏故皆勒令爲吏官首者尚不得復故不勸爲吏也分注删省史記處仍顏說之誤失考

集覽　級十七萬劉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

云級十七萬若毋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

按劉意從漢書說一金爲萬錢則十七萬僅十七金三十餘萬金則萬七千餘倍也予謂此金字當是錢字之誤買爵不得有三十餘萬金之直考文帝時入粟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粟之直約石百錢按李悝盡地力之教粟石三十錢又曰上不過五十漢初米石五千錢宣帝時穀石五錢

則參酌其中百錢已爲貴債矣則六百石爲錢六萬止六金耳四千石爲錢四十萬止四十金萬二千石爲錢百二十萬止百二十金耳又入粟爵至大庶長第十八級武功爵止樂卿第八級則三十餘萬是錢數非金數必也索隱以十七萬即十七萬金又引顧氏按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此尤非是入粟拜爵之數大抵爵愈高則直愈貴如五大夫第九大庶長第十八四千石爲五大夫若以級次差之大庶長止須八千石而直萬二千石是也

劉貢父所謂級級遞增其價是也豈有初級十七萬而以上每級反僅加二萬之理且武功爵止樂卿亦無十七級貢父以爲萬字是衍文又以爲七當作一附會甚巧然恐非事實

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集覽　發間使四道並出遣使者以計離間敵國也爾雅曰間俔也郭璞曰左傳謂之諜今謂之細作亦曰游偵

按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此蓋懼旁近侗

奴諸國殺畧故何閒乃行非細作之謂

質實　滇國春秋時郡名

按春秋時安得有滇郡

三年

綱　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關西朔方

按史記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

中關以西不得即名之爲關西關西非郡不得

配朔方言所徙在新秦中非朔方新秦中在朔

方以南不得冒朔方名

作昆明池

目　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

按史漢皆云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無以字弄法字師古注曰以其久爲姦利此或是通鑑增此字所本然師古說實非也上文云法既益嚴吏多廢免所廢免之吏豈必皆以姦吏乎第買爵者勸令出馬以免除吏故吏則無說以令之出馬故謫令伐棘耳弄法二字殊無當當仍史記原文

四年以卜式爲郎中賜爵左庶長

集覽　左庶長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名刊本訛作多樂卿

按此謂以武功爵傅合世爵不當引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曰　封狼居胥山　云云

按去病封狼居禪姑衍則書之青之至窴顔山趙信城燒匈奴積粟則不書恐未得其平也

五年罷三銖錢鑄五銖錢

曰令不可摩鋊

按史記漢書鋊俱作鋊臣瓚曰許愼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此鋊字當是刊本之訛

元鼎二年

綱　夏大水人餓死

按人餓死不復成語意人下脫多字耶然按史記似當云夏大水關東飢

禁郡國鑄錢

集覽　上林三官主鐵錢也

　按鐵當作鑄武帝時無鐵錢也

四年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集覽　首山在遼東襄平之西

質實　首山在河南偃師縣西北

　按胡注又引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此為近之史稱黃帝仙事如崆峒橋山之類多在今陝西何得遠至遼東

五年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

集覽　越妻子建德明王之長男名越妻越妻之子術陽侯名建德

按南越王嬰齊謚明王嬰齊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其長男名建德建德之母是越女

六年平西南夷

質實　越嶲本邛都地北齊謂之獽郡

按北齊未嘗有蜀地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

集覽　鹽鐵苦惡價貴索隱曰言鹽旣苦鐵器又

惡故買賣貴也

按文義謂旣苦惡而價又貴耳索隱非是

帝自制封禪儀

集覽　昭姓考瑞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古者必

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瑞玉也考

瑞謂考核其瑞信卽書所謂輯五瑞

按昭姓謂易姓受命考瑞謂效驗瑞應如甘露

嘉禾之類耳

元封二年春如東萊

集覽　萬里沙在東萊曲城縣應邵曰括地志云

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

按應說是已不宜更引括地志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宫

集覽　二渠河東渠龍首渠也漢書音義曰二渠

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一則漯川也訛作

按河東渠在河東龍首渠在馮翊皆非河入海

處

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質實　通天莖臺在西安府涇陽縣甘泉宮內其地本黃帝以來祭天員丘處

　按黃帝以來祭天員丘處不知何本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

集覽　置初郡十七郡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

　按初郡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九眞日南珠厓儋耳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犍爲交趾零陵益州也以新置故謂之初郡耳其地自廣東

歷安南雲南四川之邊未嘗以叛併廢

三年荀彘楊僕併共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

集覽　相尼谿參史記朝鮮傳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如淳曰尼谿與參當是二相名

按史記下文明云陰唊路人亾降漢尼谿相參殺王以降安得云尼谿參是二人

大初元年

綱　䆠藹里

按嵩里當依漢書作高里

三年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

目　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此下亦不槖宜去騾字駝以萬數齎糧發天下　云云　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糧給貳師

按史記驢騾槖駝以萬數下云多齎糧兵弩甚設此爲一節是伐宛之兵又云益發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

此爲一節是戍邊之兵　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燉煌　此爲一節是轉輸之卒合上文言之以極意形容兵民分總道路交錯之狀蓋伐宛之兵已出玉門而戍兵輸兵仍擾擾關內也　按此七科適乃發以

戍酒泉非從貳師伐宛并非爲貳師載糒今刪

去戍酒泉一節則不合事實矣又齎糧二字不

可爲何若是上屬則馬牛橐駞等非專爲齎糧

若是下屬則又與下文及字虛字不相應

又　所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

按所至下刪小國字不知迎給者爲誰不下者

惟命頭不宜以者字概指似宜云所至小國莫不迎給命頭不下居之

又 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按史記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此城字指宛境）漢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貳師欲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所謂兵到者三萬乃是初到敗宛兵之時至攻城時則諸軍皆到不止三萬矣加到者三萬于圍城之上亦坐未解史記

四年　李廣利爲海西侯

目　軍還入馬千餘匹

按漢書李廣利傳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

餘匹此所删殊不辭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集覽　會論虞帝會適遇也適遇諭殺虞帝時

按會論是會聚而議諭也

又　長水虞帝虞帝長水胡人也或謂長水水名

誤矣

按水經注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師古
注戾太子傳亦云鄠縣東有長水百官表長水
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蓋胡騎屯長水側耳
太始三年以江充爲水衡都尉
集覽　家使即家令也主倉穀飲食職比司農少
府
按師古注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甚
當
征和三年

綱　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書法　直書降匈奴廣利之罪著矣不書誅可也

按李陵之例此亦宜書誅誤脫耳考異不知何

以不舉正書法曲說無理

目　夜塹漢軍前後數尺

按後當作深蓋塹其前而從後忽擊之故軍大

亂也方將從後擊之則後安得有塹

征和三年族滅江充家

書法　不書族誅病帝也

按此亦當書誅僞誤耳書法曲說無謂考異不
知何以亦未之及
四年無雲如雷者三
書法　如雷何非雷也
按而如古通用
後元二年受遺詔輔少主
考證　主當作帝謹按孝武立昭帝爲皇太子擇
臣而輔之安得爲當是子字繼世之始下同借帝書曰
少主哉

按稱少主者從遺詔詞非臣子詞也與舊國書

主者自别

昭帝始元四年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

集覽　子客者八之嘉稱也

按子客者乃謂其子之賓客耳

五年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集覽　亾不即死謂旣亾去何不即就死地

按亾不即死謂逃亾而不伏罪就死也故下云

今來自詣此罪八也

六年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目　自分已死人矣

集覽　自度我之分剝是死人矣

按漢書作自分已死久矣分注人字誤作久集

覽復踵其謬

元鳳元年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謀反伏誅

集覽　廣明都郎廣明東都門長安東郭門也

按顏注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非郎東

都門也

三年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集覽　首匿還自陳首陳首隱匿桑遷也

按顏注首匿者身爲謀首而藏匿人也顏注是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

按此著霍光之專横耳何爲無故

元平元年

綱　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長安六月入即位

按文義入長安三字似屬可省

昌邑王有罪

集覽　不得旋踵謂不得會議者去

按顔注云宜速決集覽非